

270334

基本馆藏

“四川石棉矿史”编写小组编

四川石棉矿史

41

建筑工程出版社

統一書号: 15040·1794

定 价: 0.36 元

061

62141

270334

061
62141

四川石棉矿史

“四川石棉矿史”编写小组 编

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

· 1959 ·

四川石棉矿史

“四川石棉矿史”编写小组 编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1.670册

787×1092· $\frac{1}{32}$ ·58千字·印张 $2\frac{11}{16}$ ·页插3·定价(7)0.36元

建筑工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794

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北京市西郊百万庄)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2号)



編 者 的 話

四川石棉矿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石棉矿，也是我国未来的一个石棉工业基地。它位于四川西南角的石棉县大渡河畔东南岸。当年中国工农紅軍長征曾路过这里。

解放前，这个矿山長期被封建統治階級霸占着，破烂不堪，年产量只不过約50吨。1950年3月，这个地区解放了，矿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經過工人同志們的艰苦奋斗而日新月异，現在，年产千吨、万吨……已經成为一个新型的、現代化的石棉矿山企业了。

我們为它的成長、壮大而欢欣鼓舞，并編写这本史冊，定名为“四川石棉矿史”。全文約六万字，着重把它的发现、开采到現在的发展过程，和矿工們的辛勤劳动、英勇斗争事迹，以記实为主，采用散文体的报告文学形式編写的。我們希望这本史冊既可作为向人民羣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資料，又可作为建立一个新型的石棉矿山企业的参考。同时，作为我們向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献礼。

但是，这里要請原諒的是，由于我們写作水平低，加之，編写時間短促，深入采訪和发动职工羣众不够，在內容上不免有遺漏的地方，在語法修辭上不免有欠妥之处，甚至还有其它的缺点和錯誤，望讀者多給予批評和指正。

最后，我們对曾为編写矿史給予各种帮助和合 作的同志，致以亲切的謝意。

1959年8月

4457/12

目 录

石棉的发现	(1)
“洋人”偷石棉	(3)
熊胖子进山	(5)
大鱼吃小鱼	(7)
残酷的掠夺	(9)
狗打架	(11)
“土皇帝”——羊仁安	(13)
矿山升起黎明的太阳	(19)
云散天青	(21)
子弟兵转战矿山	(27)
从外行到内行	(30)
一面生产旗帜——乔、薛小组	(35)
一幅雄伟的画图	(40)
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运动	(43)
新型的企业 科学的管理	(46)
沸腾的建设 飞跃的发展	(50)
会劳动 也会生活	(53)
英雄的战士 红色的心	(56)
一支地质尖兵	(59)
工农骨肉情谊深	(64)
党的好儿女	(65)
战斗在矿山的彝族矿工	(69)
友谊长青	(73)
一个普通建设者	(76)
特大跃进的1958年	(80)

石 棉 的 发 現

你到过石棉城嗎？这里是一座新的县城。我国最大的石棉矿——四川石棉矿，就座落在石棉城大渡河畔东南岸。

四川石棉矿，不仅是我国最大的石棉矿，而且是我国未来的第一个石棉工业基地。这个矿的石棉，儲量丰富，質量好，纖維長，中外聞名。人們常說：“发现这个矿的人真了不起！”可是，究竟誰发现的，知道的人却不多。

1918年2月15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天剛麻麻亮，住在朱家山（現在的海子坪中崗）的老农朱大賢，起床后照例先过早癮，嘴里含着一袋茄儿烟，扛上尖鋤，提上盛水沙鋤，上坡开荒种洋芋去了。挖得正高兴，突然一个大牛子^①，擋住路了。

本来，山上挖地碰上牛子是常事，任何奇形怪状的牛子，朱大賢都同它打过交道，但都不象这个牛子这么捣蛋，又硬又光滑（蛇紋岩），一挖火光閃閃，石粉四濺，动也不动。

經過一場激烈的战斗，他終于从頑固的牛子手里夺回了种洋芋的土地。啊！这是什么玩艺？一道一道象棉花似的許多纖維，映着太阳閃閃发光。

当时，人們把它叫做“石筋”。有的說“石筋比黃金貴重”，有的說“石头長石筋，开天辟地还是第一次。人見稀奇事，必定寿緣長……。”总之，少見多奇，不知用处。

● 就是石头。

起初，人們把它用来打草鞋、装枕头、擰繩子。

有一天，朱大賢下山赶农場买盐，挤在一伙穷朋友中烤火取暖，不料解带松腰的时候，把那条“石筋带子”掉进了熊熊的火坑。好容易才把它刨出来，拿起一看，带子不但沒有燒坏，反而象洗过一样的洁白，閃閃发光。在座的无不惊奇，有的迷信它是“神带”。



其实，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据说，我国周朝的时

候，就有西域进贡“火浣布”的事。在西方，远在两千年以前，就有人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上发现过石棉。

不过，发现石棉的历史虽然很久，但用到工业上来，还是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公元1710年，俄国有个叫沙佛隆苏拉尔的农民，在烏拉尔山找到了石棉。后来，尼基塔德密达夫又相继进行采掘，到彼得大帝的时候，才建立了工厂制造石棉紡織品。这就是石棉工业的开山老祖。

过去，石棉的名字很多：有石棉、石絨、溫石絨、石麻、火鼠毛、火皮等等。

石棉的最大特点是能分裂成細而坚固的纖維。它富有韌性、抗張力大、耐高溫、耐火、隔热、隔音等性能，已成为国家工业化中不可缺少的原料。今天，它的制成品，有石棉繩、綫、布、粉、瓦、磚、板、紙、管等一千多种，工业生产、建筑工程、安装設備……几乎很少有不用它的。

但是，尽管石棉的用处有多大，然而在解放前恶霸地主霸占矿山的时候，它不过是恶霸地主用来发财致富的一种商品罢了。

“洋人”偷石棉

1894年，中日战争結束以后，腐敗的滿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馬关条約”，准許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設立各种工厂。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約签订以后，英、美等国商人也根据最惠国的待遇，要求获得同样的权利，紛紛来华开办工厂和矿山。这样，“洋人”的經濟侵略就逐渐扩展到全国。

1925年的3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不知为什么，山城里却籠罩着阴霾的烏云。

啊！原来是这样：朱大賢发现石棉的消息，不知怎的傳到了一个山貨商人熊玉卿——外号称熊师爷、熊胖子的耳里。这个投靠重庆一家英国洋行的奴才，簡直如获至宝似的，很快把这分經濟情报告訴了主子，并在一天，带着三个洋人主子气势兇兇地进山盜竊我国的石棉来了。

三个洋人胖得象肥猪，肚子挺得高高的，坐在花轎上，把轎杆压成了弓形。熊胖子在前，洋人在中，后面还跟了十多个国民党的走狗。他們打从分水岩經過，沿着王家碛房上尖石包来了。

这一来非同小可，可把几个正在采棉的农民吓坏了，他們以为管事派人討債来了。那知这些家伙比管事还兇。



一到尖石包，“洋人”就象嗅着骚气的豺狗一样，东窜西找，这个石头摸一摸，那个石头敲一敲。一个身穿呢子服，手拿文明棍，鼻梁上架着一付眼镜，神气十足的翻译，他一时面向“洋人”，一时面向农民，问长问短。他问农民：“每天每人挖多少棉？最长的石棉有好长？除了这个地方，那里还发现过石棉？”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生怕农民不说实话，便威胁说：“洋人的眼睛是石棉擦过的，地下能看三丈深，谁要撒谎，小心你吃不起罪。”

可是，不管他如何恐吓，得到的是冷眼相待，有的借故解便，有的借故找火抽烟，全都溜之大吉。“洋人”自讨没趣，在工地上踱来踱去，最后盗采了一些石棉，灰溜溜的跑下山去了。

从此，“洋人偷石棉”的故事很快就在这里传开了。为了追溯这段历史，人们还编了这样一首短诗：三月十八那一天，“洋人”偷棉采矿山，好象饿虎把羊赶，盗采石棉溜下山。

“洋人”打肿脸充胖子，把偷去的一百二十八厘米长纤维的石棉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自吹自擂，说是“稀古之珍”，英国的“石棉大王”。其实，真正的石棉大王还在中国的四川石棉矿。这里石棉的纤维有长达二百二十厘米，甚至还有更长的。

熊胖子进山

洋人为了长期掠夺我国的石棉，在1926年，命令他的走狗——熊玉卿进山办“石棉厂”来了。

记得是4月16日这个“打牙祭”的日子开办的。当时有

四十多个由外面雇来的工人。月工资是铜钱四吊、六吊，最高的是八吊。

开办的第一天，也就是石棉正式进入商品生产的第一天，熊胖子耍了一套流氓手段，召集工人训话：“弟兄们，多亏美国老板雇用了你们，现在才有工作做，有饭吃。再过几天，还要给大家修新房。以后生活搞好了，还要给大家增加工资……。”

“简直放狗屁，道道地地的汉奸奴才，把‘洋鬼子’在中国办矿山，说成是慈善事业，好象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有‘洋鬼子’办工厂就会生活无着，白白饿死。”工人们在下面议论开了。

多亏熊胖子说得出口，让我们来 看看他所谓的新房子吧！现在和尖石包场遥遥相对的王家碛房，就是当年石棉厂矿工的住宅，围墙是用土砌的，房上盖有稀稀疏疏几根茅草，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房子狭小、潮湿、阴暗，冬天成了冰窖；夏天成了蚊、蝇世界。说到里面的卫生，一言难尽。大家挤在一起，臭气难当，百病俱发，老鼠象小猪肥，胆大得在人面前窜来窜去。

矿山上谈不上什么道路，人们披荆斩棘，从森林里走出路来。一下雨，泥濘满道。那时，山上的森林特别稠密，阴森森的，一年四季很少见到阳光。森林里落叶满地，豺狼虎豹出没无常。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五年当中，矿工们生产了许多石棉。可是，他们还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多次请愿增加工资，但是都横遭拒绝。

压力越大，反抗力也越大。矿工们实在受不住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终于向熊胖子展开了斗争。

当时，斗争形式有三种：第一、怠工。聪明的矿工们，每天上山以后，轮流由一个人值班，揀石头往槽口下掷。这样，住在山下抽大烟的管事听见石头滚滚的响声，便以为矿工们在规规矩矩地挖棉，不再上山监工，大家就可以跑到森林里乘凉，睡觉，聊天。第二、制造废品。熊胖子规定，只准挖长棉，不准挖短棉，不到20厘米的石棉一律不收。怎么办呢？经过讨论，终于想出了一条对策。他们把短棉用稀泥接起来，放在太阳下晒干，冒充长棉上缴。第三、万一前两种方法失效，便商量逃跑。据说，后来阴走一个，阳走一个，留下的只有十多个人了。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矿工们斗志十分坚决，结果终于把熊胖子斗垮了。

工人一走，产量大大下降，再加上熊胖子的大公子熊志先日嫖夜赌，挥金如土，经常偷盗家里的东西，伙同流氓抽大烟、喝酒、打麻将。逼得熊胖子不得不从“石棉厂”第一任老板的宝座上爬下来。

如何向洋老板交代呢？不走是脱不了手的，于是熊胖子父子二人来了个不辞而去。幸好洋主子远隔千里。不然，还不能顺利脱逃。

大 魚 吃 小 魚

熊胖子垮台以后，在1931年的秋天，不知从哪里鑽出来了一个江湖跑滩匠周胡子。这个家伙利欲薰心，异想天开发笔石棉大财。

周胡子一来，就四处打点送礼，首先登門拜訪曾任过伪团长、伪县长告职还乡的地头蛇李德吾。

不久，周胡子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几个来路不明的臭錢，当起石棉厂的第二任老板来了。

当时，有五十多个工人挖棉，絕大部分是农民兼工人。周胡子为了替自己的剝削本質遮一遮丑，便編了一套騙人的“約法三章”。

一、采取收購，多勞多得，每一百斤石棉定价六吊銅板；

二、公买公卖，廢除大秤，采用十六两市秤；

三、挖石棉被打死者，給予撫恤費。

真是說的比作的好听。天下老鴉一般黑，沒有不剝削人的資本家。周胡子的那一套鬼把戏，早就被矿工們看穿了，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忍受殘酷的剝削而上山挖棉。

由于当年天旱，庄稼顆粒不收，所以七、八十里以外的大冲、火敞坝的农民也上山挖棉来了。因此，挖棉的人越来越多，最高到过四百人左右。

初一、十五是厂主規定的交棉時間。男女老少，一个一个地累得死去活来，絡繹不絕地进厂繳棉。一刹时，晒場上的石棉堆得象座山。人們把它比喻成“周胡子有一股銀水往內流”。周胡子就这样吸吮着矿工們的血汗。

是的，周胡子怎么不发财呢？他除了杀价，用大秤以外，同时还干着投机倒把的生意，把石棉运往內地卖了以后又买回盐巴、土布、烟草，高价卖给工人。两年光景，周胡子就成了富翁。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胡子的大禍临头了。地头蛇李德吾瞎子見錢眼开，說周胡子开的矿山是他的，两年来沒有繳过分文矿租，于是派了数名狗腿子把周胡子抓来吊打了一頓，三算两算，把周胡子算成了一个穷光棍。最后，只得卷

起錦蓋遠走他方。要不是說了許多求爷爷告奶奶的好話，恐怕連他这条狗命都保不住。

“大魚吃小魚，地头蛇把周胡子攆走以后，就这样当起了“石棉厂”的第三任老板。

殘酷的掠奪

1932年，地头蛇李德吾为了長期霸占矿山，便暗示偽团总楊明武，率領乡团土匪一百多人，借故上山捉所謂“彝匪”，对居住在干海子（現在的海子坪采矿場）姓沈的十多家彝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搶走彝民的牛、羊、青稞、洋芋、农具、土地契約不說，还打死了三个所謂“彝匪头子”，并割去和帶走了他們的头顱。

彝民被趕跑以后，地头蛇李德吾，便以搶劫来的土地契約为凭，霸占了矿山。

在旧社会里，虽然法律上也有除暴安良的規定，但实际上，无官不暴，无恶不作，上下偷搶成风。有时也听見他們叫嚷“捉土匪”，其实都是賊喊捉賊，官匪同流。他們的鼻梁下就是土匪，又何曾看見他們捉一个呢？遭殃的却是善良的彝族同胞，劳动人民。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以彝治彝”的血腥統治，所以这里的彝民和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一样，長期处在黑暗的日子里生活。

来过石棉城这个地方的人，差不多都有这样一个不解的戚觉：为什么这块依山傍水的冲积河谷上会有稻田呢？听老人们說，这儿的数百亩稻田，是地头蛇强迫少数民族和附近农民从很远的地方背土填起来的。虽然这块冲积河谷很早就

結束了它不產大米的歷史，但是，它的主人們真正能夠吃上它產的大米，那還是解放以後的事情。

自從矿山落到地頭蛇的手裡以後，礦工們受苦和折磨，那就不用說了。當時一百多礦工，地頭蛇就用了五、六十個大小管事來監視他們。僅草八牌這塊二、三百米見方大的地方，就住有大小管事汪占雲、王樹成、沈一之、羅志良、安順武、王樹安、高炳章等十多個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這些寄生蟲，拼命在工人身上吸取養料。他們採取包工、包價的辦法揩油。地頭蛇規定的石棉價格，由大管事包下來，再由小管事包去，一層剝一層，到了礦工們的手裡，已經寥寥無幾。

誰都知道，舊社會物價漲跌無常，國民黨的票子等於廢紙。為了維持最起碼的生活，礦工們一致要求以石棉換糧食；雖然後來地頭蛇也同意了，但始終還是擺脫不了受剝削、挨飢餓的命運。借一斗蕎子還八十斤石棉，借五錢大煙還二百斤石棉……，不到二十厘米長的石棉不收等等。鐵算盤把工人算得叫苦連天。

據說，地頭蛇每年從礦工手裡掠奪的石棉就有四十多噸。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不挖棉也不行呀！舊社會里，那兒也沒有窮人的出路。

1935年，春天的陽光第一次透進山區來了。中國無產階級的队伍——工农紅軍為了北上抗日，強渡了川滇邊界的金沙江，經過會理、德昌、瀘古、冕寧浩浩蕩蕩直向安順場挺進，眼看就要逼近地頭蛇的老窩了。於是地頭蛇慌忙集結了二百多名鄉團土匪，向冕寧出發，企圖倚仗山高水急的險要地勢，阻止我工农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

這一天，地頭蛇剛剛來到南壩河，便聽說紅軍已經越過冕寧，於是吓得屁滾尿流，抱頭往後就跑。誰知冤家路窄，